尚語錄

物初和尚住臨安府法相禪院語錄

門人 德溥等 編校

師於淳祐元年七月入院指法座就下平高難爲作者新法相爲汝諸人別行一路去也遂登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

欽定四庫全書

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恭願金輪統御十華藏海盡入提封玉曆長新五須彌山高聳壽嶽

次拈香云奉爲　判府安撫大資相公暨闔郡
勳貴增崇祿算　又拈香云此香爇向爐中奉
爲見住淨慈光孝禪寺北磵大和尚用酬法乳
之恩就座（問答不錄）乃云舞太阿劒空輪無跡奏軒
轅樂不守故常柄僧家意不停支眼不挂尸一
出一入全提半提此猶是把格則拈弄底且作
麼生是超宗一句擊拂子云梧高鸞鳳棲海闊
蛟龍旋　復舉南泉示衆曰文殊普賢昨夜三
更起來相打各與二十棒趂出了也趙州出問

云和尚棒教誰喫泉曰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
拜泉便歸方丈師云生風起草弄黠成癡則不
無南泉趙州即今莫有爲衆竭力底麼
上堂舉齊峯與龐居士同行次士乃前行一步
云我強如師一步峯回無向背老翁要爭先在
雜雨山長靜春色帶寒花自紅
士云苦中苦未是此一句峯曰怕翁不甘士云
苦不甘齊峯堪作什麼峯曰若有棒在手打不

解勘士便打一掌云不多好舉始拈棒被士把
住云者賊今日一場敗缺舉笑曰是我拙是公
巧士乃撫掌云平交平交師云兩箇老翁分毫
子也不放過漏綻處又却不知好與縛作一束
送向揚子江裏

安吉州顯慈禪寺語錄

門人 德溥等 編校

拈主丈云 豎拂橫該當仁不讓是汝諸
擓方丈 卓主丈云 可惜許
人何不直下攜取
陞座祝
聖罷 問答不錄 乃云明明知有底道不得鹽落醬裏
明明道得底不知有蕪咬甜頭道得道不得知
有不知有野狐鳴師乳且置而勿論只如道
諸佛不出世祖師不來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

不開者一堆垃圾自古自今費盡手脚掃除不
辦山僧固是短袖臨筵初無妙舞忽有箇漢出
來掀倒禪床喝散大衆又作麼生 擊拂子云黃
河三千年一慶清
復舉石樓和尚有僧來參禮拜起云未識本來
性請師方便指樓曰石樓無耳衆僧云某甲自
知非樓曰老僧還有過僧云和尚過在什麼處
樓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樓便打師云埋頭自
訴衙鑑無私麟膠續絃須還好手

因雨上堂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檐
頭兩滴聲清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僧云某甲
只與麼和尚作麼生清曰洎不迷已僧云洎不
迷已意旨如何清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師頌云滴々檐前聞不聞鏡清無舌與誰論夜
來幾陣尤霧需敢壓斜陽綠到根

上堂空手把鉏頭男命怕羅睺步行騎水牛石
虎生肉彪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義和鞭白
日火昊行清秋傳大士咽喉候被顯慈一捺々定

了也莫有轉身吐氣底塞喝一喝下座
上堂覓之不得不覓奚彰觀瞻頂門煒々煌々
桑疇雨過羅紈膩麥壟風來餅餌香
上堂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及衣狐裘
倒食甘蔗龐君士發然羅向十字街頭遼天索
價莫有信受奉行底麼喝一喝
聖節上堂 拈主丈云高而無上尊而無二囊括
于虛鼓舞萬有從教甘露降醴泉流芝草生鳳
麟至便與麼去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總不與麼

卓主丈云五風十雨歲常稔畛外時聞擊壤歌
上堂舉東山示衆云達磨未來後夜暗晝明諸人若下得一轉平實語喫
鹽闔醎嗽醋聞酸若下不得迦葉門前底師云
五祖師翁已是鉢盂安柄山僧則不然達磨未
來時賚將土鼓達磨來後弓影盃蛇下得一轉
平實語未有喫棒分若下不得亦未有喫棒分
顯慈既稱東山下兒孫因甚一倍相交菡萏香
中催夏去梧桐影裏送秋來

上堂舉打地和尚凡學者扣問惟打地一下一日有僧問其門人云和尚凡有所問唯打地一下意旨如何門人於窻下拈一片柴擲於釜中師云顯慈要問諸人若道有指示爲甚只打地若道無指示爲甚却打地門人恁麼爲當是就裏變通爲當別有道理若是舉了便會又爭得重九上堂敗葉零零吟蛩切切籬菊粲金英蟾枝吐金屑三三如九有諸訛二九十八無等匹若也會去秋空山骨露若也不會水落石頭出

冬至上堂火窟峯前冰柘雪老大庾嶺上日炙風吹活埋多少英靈其毒肆行不已衲僧家向者裏屐奪馬射胡底作略從教七十三八十四陰極於亥陽生於子雖然顯慈柱杖子未肯放過在何故黃河九曲

紹興府象田興教禪院語錄

門人 德溥等 編校

佛殿過去已過去未來猶未來見在底遭展坐具云靈山授記一敗參地陞座祝 聖罷 問答不錄 乃云機先有路休話象耕鳥耘格外明宗管甚風飛雷厲與麼與麼如來禪祖師禪太平戰具拈放一邊是汝諸人二六時中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着一絲毫許何故千峯朝華嶽萬派肅滄溟復舉萊公和尚

衆立次黃曰只與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
有僧擬出問黃曰爲衆竭力便歸方丈拈云萊
黃下者一著不妨驚群其奈未有出身之路雖
然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上堂開口失閉口喪脫白露淨矢在絃上諸人
還見象田麼良久眼睛眉毛都落盡不知何日
又重生
上堂十二月十五石人相耳語梅開寒谷春雪
滴晴檐雨太分明何所覩南泉不打鹽官鼓

天基節上堂不動本位瑞應人間冠羣靈而首
出攝大千於毫端萬彙熙熙兮春臺之樂萬邦
納納兮磐石之安從教戴天履地擊壤鼓腹兮
不知天地之寬且林下衲僧如何祝聖倒把
一枝無孔笛等閑吹徹萬年歡
上堂若說名身句身是箇非箇禪和子如油入
麪飣蠅見血今日總與列下了也擊拂子云海
水鹹河水淡
上堂舉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山曰作麼作麼廓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
山休去至明日在浴院相見山撫廓背云睦日
公案作麼生廓云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
休去師云廓侍者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諸
人要識德山麼賊是人
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老胡三百六十
骨節八萬四千毫竅等閑披剥將來未免重重
之造 擊拂子云 紅芳三月春白雲千嶂曉

慶元府智門禪寺語録

門人 德溥等 編校

據方丈 橫拂子云 我這裏不動一機不撥一境汝
等向甚處相見 靠主丈云 下座上著
法座此座高廣吾不能陞咄是甚麼語話但有
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動無動曰日當空燄燄也得不恁麼也得恁
麼不恁麼總得昨日象田長老今朝白巖主人

息耕休種滅竈添兵既然定業難逃豈可循途
守轍然雖如是畢竟成得箇甚麼邊事一氣不
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復舉趙州因僧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曰老僧只管看拈云
趙州老人只解遊風把艷且不能順水張帆
故舊相訪上堂作者相逢一西一東斷碑刋白
字當道種青松智門鏁子大小枸柄短長盡被
諸人覷破了也雖然三十年後太公釣魚
祈雨上堂毫釐有間一切言盲盡是佛說機外

無差一大藏教盡是魔說菊子蹄跳上三十三
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鯨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又作麼生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覆水難收狸奴白牯却
知有頭上安頭日西沈黃河北流推倒門前
案山子從教坐地看揚州
上堂舉世尊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槌云請世
尊說法世尊曰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
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擯出世尊還

復默然阿難又白云已擯出二比丘世尊何不
說法世尊曰吾警不與二乘人說法拈云阿難
當時只消向世尊默然處道箇可惜許免被他
喚作二乘人
上堂持杖探水必知淺深衲僧家出一叢林入一保社眼頭生角囊裏盛
錐以拂子畫一畫云重關魯臣關攜手不同歸
上堂舉佛眼在東山師翁會中充無爲軍化士
途中喫攔有省歸來舉似後令充知客因撥火
猛省雖然每於入室未能深造從容請益東山
曰我有箇喻子如人牽牛自窓櫺中過所角凹
蹄一時過了唯有尾巴過不得須云一入咸陽
盡舊游春風臺榭對芳洲非關好景留人醉自
是行人醉不休
解夏上堂拈主丈云夏終此日應是九十日內參得
底學得底是玄路是義路颺向他方世界山僧
未免作一家宴必當賞勞卓主丈云勸君更盡一盃
酒西指陽關無故人

上堂舉僧問金峯不落聖凡機請師別道峯曰
金峯眼不小僧云恁麼則一撥良琴頓清君主
去也峯曰別道又爭得僧云爲物之言又作麼
生峯曰頓清君主僧云不是金峯也大難峯曰
良籌漢席周奇還輸僧云若不承言恐遭惑亂
峯曰承什麼言僧云何勞再舉峯曰啞子趁船
頑囂不少師云赤鬚々鬚赤蛇吞甕々吞蛇
又乎點檢將來二俱不了當時見他道不是金
峯也大難向他道別處容閣梨不得非惟截斷
葛藤且教苕僧藏身無路具眼者辯取
上堂言語動用沒交涉鉢盂龜饘子細非言語
動用亦沒交涉主山高案山低何以見得巖莎
步入祥麟穩海樹飛來白鳳閑
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望
州亭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後
保福問鵝湖僧堂前則且致烏石嶺望州亭甚
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師
頌云三疊秋風古調清移商換徵許誰聽周郎

一顧揚鞭去雲外數峯江上青

聖節上堂舉曹山示衆云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當詳審辯明君爲正位比爲偏位臣向君爲偏中正君視臣爲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師須云天門日射黃金牓宮殿驅薰赤羽旗四海九州齊入貢春風又到萬年枝

上堂世尊不說說正月孟春猶寒迦葉不聞聞二月仲春漸暄者裏會得只有盲龜之作慕枯丈

畫一畫云湘潭雲盡莫山出巴峽雪消春水來

上堂舉世尊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侍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天衣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著得一轉語爲黃面老子出

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辯才總用不著盡闔浮
大地無不變佛到者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作
麼生辯要識魔麼開眼見明要識佛麼合眼見
暗麼之與佛以拄杖子一時穿却鼻孔妙喜云
幾乎錯喚伶作魔王師云是則是遇大敵勇娶
且出不得黃面老子圈續累他天衣妙喜費盡
分踈
退院上堂倒拈折筋攬滄溟無限魚龍暗裏驚
一笑機關輕挨轉東湖午夜月華明

智門語錄終

慶元府大慈名山教忠報國禪寺語錄

門人 德溥等 編校

三門廣大門户觸處皆是諸人還信得及麼喝一喝

方丈 拈手云我若拈起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便向拈起處作主宰 靠主丈云劒去久矣

陞座拈香祝 聖罷遂就座云鋒鈍未露似空藏空意句纔彰如水入水莫有相應底麼時有僧出問云金鵝唱曉玉鳳銜花正與麼時請師

祝聖師曰祝融舉頂擊金鐘進云與麼則一氣不言含有衆萬靈何處謝無私師曰百花毯上繡紅旗進云記得趙州訪大慈值掃地次趙州問云般若以何爲體大慈曰般若以何爲體此意如何師曰一雙孤鴈撲地高飛進云次日趙州掃地次大慈問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放下箒篇呵呵大笑又作麼生師曰兩箇鴛鴦池邊獨立進云今日忽有人問和尚般若以何爲體畢竟如何荅他師曰三十柱杖趯下法堂進

云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師曰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僧禮拜師乃曰大機圓應括地該天大用全提海湧山立從上廣大門風威德自在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主賓互換縱奪臨時直得東湖關處輥底塵飛慈雲山頭翻空浪起以此助揚聖化則化無不被以此報親恩則恩無不酬正與麼時如何通信春行萬國春無跡月印千江月不分復舉首山和尚示衆云佛法付囑

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俾燈令相續直至如今且
道相續箇什麼良久云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師曰
首山老漢可謂見泰羞殺帥重來耕只是向壑裏
人分上分毫子也不得敢問大衆相續箇什麼
良久云南斗七北斗八
上堂舉雪竇示衆曰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
寥尺天地間獨立望何極遂喚侍者曰適來有
人看方丈麼者云有竇曰作賊人心虛師云雪
竇老人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上堂函蓋合箭鋒拄轄時岐路作家不啐啄
啄同時失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升千仞之上吾
亦與之俱極九淵之底吾亦與之俱驀然青天
白日中下一陣雪堅毛呵手有分
上堂舉僧問保福豁和尚家貧遭劫時如何福
曰不能盡底去僧云爲什麼不能盡底去福曰
賊是家親僧云既是家親爲什麼翻成家賊福
曰內既無應外無能爲僧云忽然捉敗時如何
福曰內外絶消息僧云捉敗後功歸何所福曰

賞亦不曾闕僧云與麼則勞而無功福曰功則不無成而不處僧云既是功成爲什麼不處福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師云若非保福深知賊之情狀安能勘證如斯分曉只是下梢手脚太露

上堂終日忙忙秀支替戾剛那事無妨僕谷劬勞當不動智佛長時七出入沒橋梵鉢提對人倒腹傾勝拘膝云疊々雲山引興長

上堂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含血噴人有者便道桃花浪裏正好張帆明月洲頭更堪垂釣何慮見解未夢見納僧汗衫氣在何故低價難酬

上堂古者道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爻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慈雲道礙塞處有通踈看不足綽有餘千古華山下路輸他潘閬倒騎驢

天童西巖和尚計昔至上堂凌霄踽踽凌滅吾宗危分險布鐵網千重三更白如晝掇轉太虛

空幻智庵前覓不得蕭蕭松竹引清風
上堂活句下明得與佛祖爲師死句下明得自
救不了慈雲則不然活句下明得滴水難消死
句下明得翻雲覆雨竪拂子云者箇是死句
是活句拂子云生鐵面具
金文唯翁和尚至上堂栴巖那畔布偃月之陳
雙照明邊流蠱家之毒魏剥郎罷殃害衲僧今
日兵車會同慈雲請避三舍何故兄弟添干戈
解夏上堂若論此事如上將軍出師陣諸死地
而後生今日不問已得未得已證未證總被慈
雲陷諸死地了也莫有轉身吐氣底麼乃云格
上堂舉僧問徑山掩息如灸時如何山曰猶是
時人功幹僧云幹後如何山曰耕人田不種僧
云畢竟如何山曰未熟不臨場後來應菴和尚
云鳳閣香沉雪巢夜冷半牕明月和氣靄然正
當與麼時歸宗與徑山還有相見分也無見與
不見則且止只如僧問輕山還具眼麼其或未
然雲藏無縫穴鳥宿不崩枝師云澄潭隱介不

卧蒼龍應庵老人爲臨濟烜赫兒孫因甚隨隊活埋向者裏慈雲長老跛々挈々且與麼過何故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上堂平常是道不涉平常顛來倒去規圓矩方林花著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

淨居和尚至上堂擧巒秀異鶴不停機壑水迢然鳳無依倚直饒與麼也未爲脫灑今日向真人面前說不得假畢竟如何良久云青山磳爲塵白日無閑人

徑山石谿和尚遣書至上堂鐵牛眨夜拗折角白楊家醜撞破虛空鳴曝々將錯就錯天台寒拾笑咍々利動君子報道十方無壁落猶在半途諸人還見佛海禪師麼石裂斧空聲愈高岌岌凌霄頭倒卓元宵謝兩序上堂孤危不立坐斷千差有笑陪賓無賊驗賊從教一進一退南來北來空自合空水自合水若是京三汴四明收暗展鼓皮打穿曲子吹徹葱雲又將何賞功良久云漏燈盞

上堂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萬籟收聲兮萬象自閑秋水吞空空兮秋天一色

上堂日復日夜復夜寶八布衫穿虛空生柄欛所以道一刹那際三世亙參無量劫海依今而住（靠主丈云）拄杖子吞却乾坤了也諸人因甚不知（靠主丈云）年光隨浪去瞥尾趲春歸

滿散　天基節上堂靈山消息綿綿覺海波瀾浩浩明今洞古徹聖該凡非數量之所能窮非思議之所能及正與麼時又且如何奉重全提

無漏金剛句山嶽同呼萬歲聲

上堂寬廓非外寂寥非內拽轉虛空須彌粉碎

土宿領下鼷鬚長波斯眼深鼻孔大（擘拂子下座）

結夏上堂圓覺伽藍牛頭北馬頭南平等性智

七十三八十四齩定牙關四稜蹦地

搖鈴錢是足陌物是宝

上堂久晴還雨禾山解打鼓又雨還晴普化變

來下

看經上堂三百餘會葛藤露布（以拂子畫一畫云）多子

塔前水不借路
上堂井梧葉葉響颼颼攪動明河萬里秋柳標
摩抄生遠興白雲流水共悠悠不是寒山子誰
臨古渡頭
上堂一見便見臨崖辦眼一得永得坐井觀天
直饒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也未免落七落八莫
有水不洗水底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秋光杪暮霜吹淒肅無位真人草眠露宿
慈雲忍俊不禁試爲臨風招之式微式微胡不
歸胡不歸一掌和氣春熙熙三條椽下堪自怡
東挨西倚終案爲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怒猊抉石樹倒藤枯
句歸何處渴驥奔泉瀉山呵々大笑面上夾竹
桃花肚裏參天荊棘
上堂春風緩森日曖山鳥嘲啾山花爛熳達磨
面壁九年歸宗拭壤雙眼諸人還會麼南山聚
曰石爛
上堂舉寶應顯和尚問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

處去應曰不上天堂即入地獄僧云和尚作麼生應曰還知實應落處麼僧擬議應拈拂子驀口打又呼令近前曰會麼師云實應是即是只是未盡大奢這僧與其奢侈寧儉擊拂子云放過不可

閙爐上堂擁之不聚撥之不散聽之不聞覩之不見且道與南方火爐頭話還有優劣也無擊拂子云遇貴則賤

上堂曹洞五位臨濟三玄總拈向一壁近日奉化縣裏憨布袋打失半邊鼻孔有人向明州城中拾得還信麼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

上堂青蘿覓緣宜上寒松之頂白雲深佇出沒太虛之中住个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削圓方竹杖鞋都紫葬氈我愛箇語具得失兩意驢揀濕處屎以拂子畫一畫云有特乘好月獨自過滄洲

上堂舉百丈普請鋤地次有一僧聞鼓聲拋下鉏頭呵个大笑便歸丈曰儞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遂喚其僧問曰汝適來見箇什麼道理僧

云肚飢聞鼓聲喫飯去丈乃大笑師云吾不如汝

謝龍首座潙藏主上堂大藏小藏全提半提總是青天撒白雨引得無限人蹈蹅向前不知脚下泥深三尺慈雲與寒也是知而故犯非主丈畫一畫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親證妙覺鼠入牛角西天此土繼繼承承直是熾焰難遏良久云若教頰下涓滄海也須乾謝監收上堂隻手搥雙手搦暗處展明處收千差一舉不堪持論且時節既至職到威成又作麼生飯抄雲子白瓜嚼水晶寒伏錫枯山法兄至上堂布二十里雲陳崢嶸泛九百頃湖光瀲灩共行官路各做私商等是萍和且道其中事作麼生擊拂子云一江分兩浙

寬木瓜誰共區分甘苦今日兄呼弟應響順聲三峽透西川

上堂舉乳源息侄山作沙彌時看經咄云若沙彌念經恰似哭山云和尚作麼生源顧視之山

云若如此何異於哭師云迦陵脫殼其聲已歷
凡羽雖然賴是撞著乳源和尚
徑山偃谿和尚遺書至上堂生也如是白骼樹
頭魚扇子死也如是泥牛飲乾東澗水更待說
偈舜若多神三赤喙討甚巴鼻醜惡重重無處
洗徑山供盡死敕慈雲也不相饒從來生死不
同條
上堂不慕諸聖不重己靈纍弓戢矢坐享太平
德山有棒正好東之高閣臨濟有喝也應無處
施呈慈雲今日要與諸人向四稜蹋地處相見
擊拂子云纔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上堂僧問記得五祖和尚問三佛正與麼時如
何佛鑑云釈鳳舞丹霄意作麼生師曰描不成
畫不就進云佛眼清徹鐵蛇橫古路灩師曰七花
八裂進云佛果道看脚下又且如何師曰匙挑
不上乃舉章敬有小師遊方歸敬問汝離此
間多少時小師曰自離和尚將及八載敬云辦
得箇什麼事小師於地上畫一圓相敬云只者

箇別更有在小師盡破圓相便禮拜師曰猛虎
不食伏肉
上堂舉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
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
洗足已敷座而坐須菩提云希有世尊師曰釋
迦老子三平二滿纔被空生一拶不覺墻倒靠
壁
上堂謝監收兼謝送拍庭塔銘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
言哉萬物生焉衲僧何言哉一日鉢盂兩度濕

笑看四山青又黃是則固是要一轉語上碑去
無有是處莫有道得底麼良久云收
元宵上堂蓮開陸地海湧鼇山不知今夕是何
夕山林城市約同看豎起拂子云看六日月燈
明佛向者裏瑞發本光晝夜六時了無間然擊
拂子一下云睽得眼來馬後驢前
上堂開浩浩靜悄悄古策風高玉壺春曉左顧
無瑕右盼已老諸人還會也無擊拂子云夜來
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佛涅槃上堂三百餘會盡是死句娑羅樹間翻
成活句活中死死中活水綠山青天寬地闊
上堂舉趙州訪茱萸將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
西從西過東茱萸云作什麼州曰探水茱萸云我者
裏一滴也無探箇什麼趙州靠拄杖便出師云
茱萸雖善關防爭奈賊無空手且道趙州以主
丈靠壁而出意作麼生
謝法眷上堂癡兀乖人厓人水乳和同肝
膽楚越何以見得共住生

動秋風

赴育王辭衆上堂片段悠揚點太空卷舒無地
覓行蹤業風有意相交輥又復從龍過別峯

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録

門人　德溥等　編校

師景定四年十一月十日入寺

指三門擬即差動即隔水已是撥動關捩子了也

顧左右云莫有同水同入底麼喝一喝

方丈拈主丈云者裏無汝入作處大慧佛照二祖費盡手脚諸人又只管眼瞠々地以主丈畫一畫云髑髏徧野

勅黄杲日麗天清風匝地闔闢羣機鼓舞萬彙

且其中消息如何傳宣度與維那云黃是紙黑
是字
法座借功明位借位明
少卿峯駟不及舌以楔出楔
陞座 拈香云此一辦香恭為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歲陛下恭願須
彌八萬四千由旬即壽山之崇峻 拈次香云此一辦香奉為大
重世界統皇業之提封
傳大丞相樞使國公闔朝文武百寮資陪禄算

又拈香云此香別無奇特却不雷同供養前住臨安府淨慈光孝禪寺先師北磵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乃云言前薦得滯殼迷封語下精通膠柱鼓瑟去此二途如何相見僧出問云一封詔出禁庭中催起慈峯住鄭峯今日開堂宣妙法祥雲瑞氣罩虛空正與麼時願聞法要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進云祝聖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鷄知將旦鶴知夜半進云昔日闍王請羅山開堂山陞座以手斂僧

伽梨左右顧視便下座此意如何師曰鐵旗鐵
鼓進云闍王執羅山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
又作麼生師曰徧地春風布蒺藜進云羅山道
將謂大王是箇俗人遭師曰契拳還有報拳時
進云只如禪師今日開堂四衆臨筵有何指示
師曰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乃曰
正覺山前雲生膚寸少林那畔陽焰翻波自此
列派分枝千重百匝多處添少處減江南江北
無看來也是手掩黃河曲如今更教新育王如

何施展事不獲已和底一時翻却且畜各自知
慚業脫止啼之金鵝無定亂之劒謳歌鼓腹共
樂昇平畢竟次何爲據青々趙老庭前栢髣髴
南山石上松復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什麼
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祖曰
我不得僧云和尚爲什麼不得祖曰我不會佛
法師曰醍醐毒藥覆雨翻雲未爲分外諸人要
見六祖大師歷貧是富娘
當晚小參無入作處輕帆得便風線路纔通乞

兒見小利便與麼寸長尺短不與麼尺短寸長
如今挨轉話頭又且如何嚼啄六殊勝八吉祥
徧地蓁藜參天荊棘德山臨濟沒齒穿鼻雲門
趙州攞拳透爪彼亦玄顯各不相知育王今夜
別借一路與汝諸人相見去也（拈主丈卓下云）淺水
無魚徒勞下釣 復舉德山示衆曰今夜小參
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德山便打僧
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某甲山曰汝是甚
處人僧云新羅人山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師曰德山布縵天網者僧暗躍龍門雖然與麼
得不償勞

留兩序上堂（拈主丈云）七手八脚三頭兩面有處收
攝無處展演或時坐斷要津或時隨機舒卷總
不與麼時如何與諸人相見（拈主丈云）不得動著動
著則打折你驢腰

入城參州回上堂暗天飛霜疑寒客夢晴憩日透
借朝漫不能縅口鬧爐坐斂袂空趨盡戟門堪
悲堪笑不動尊天津橋看弄胡孫此意與誰論

長者子無視上堂（拈主文云）從普賢門入者墻壁瓦礫爲汝發機從觀音門入者蝦蟇蚯蚓爲汝發機且道從虛空入者又教誰發機（卓主文一下云）鶴飛千仞雷龍起一潭冰

等爲西堂至上堂（拈主文云）作而作雷藏電收滴水濺滄溟之勢鴆毒行平等之慈此猶是尋常用過底今日相見又作麼生（靠主文云）放過一著全主全賓

徑山淮海和尚計音至上堂淮雲慘淡淮水枯竭徑山老子無言說喝得巖厓成百裂末後全提太親切笑不徹笑不徹橋梵鉢提驚吐舌解夏上堂衆毛成毬衆水成流衆人成市衆土成立育王聚衆作夏成得箇什麼（良久云）今夏東州明夏西州

上堂舉冊霞一日訪南陽國師值國師睡次乃問侍者曰國師在麼者云在即在只是不見客霞曰太深遠生者云非但上座佛眼也覷不見

霞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便出去國師睡起侍
者舉前話國師打二十棒趁出卅霞聞得乃云
不謬爲南陽國師云侍者當面著賊且道那
裏是他著賊處若也知得國師令不虛行
上堂舉僧問馬祖離四句絶百非請師直指西
來意祖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智
藏去僧問藏々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
取海兄去僧問海々云我到者裏却不會僧回
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師云海枯終是
底人死不知心去
上堂僧問鶯啼綠柳蝶舞芳叢景物催人請師
提掇師曰觀瞎眼睛進云爭奈嶺頭布穀催耕
急花下提壺勸飲忙師曰撞破髑髏僧云記得
僧問百丈抱璞投師請師一決丈曰睚夜南山
虎齩大蟲此意如何師曰真不掩僞進云不謬
真詮爲甚不垂方便丈曰掩耳偷鈴漢又作麼
生師曰醉後添盃進云不得中郎鑑還同野舍
新丈便打且道者僧過在甚處師曰得人一牛

遠人一馬僧禮拜乃云三到投子九上洞山
祥金應不顧治萬機休罷千聖不携猶欠買草
鞋在擔版漢是一遭拽不退後推不進前波斯
失却招文袋月裏姮娥笑揭天
上堂舉馬祖陞堂衆方集百丈出卷席祖便下
座歸方丈却問丈曰我適來上堂未曾說話伱
因甚麼便卷却席丈曰某甲昨日被和尚搗得
鼻頭痛祖云伱昨日向甚處留心丈曰今日鼻
頭又不痛也祖云伱深得今日事師曰父慈子
孝小黠大癡若據令而行纔見卷席便與擯出
何故透過龍門風波更險
壽崇節上堂不遣本願示同釋尊之生密運眞
慈量等摩耶之廣毋儀一聖子育萬邦其尊無
二其德難量林間衲子伸三祝指出須彌作壽
香
乾會節上堂聖諦第一義智而叵窮深而叵測
諸佛演之而不盡衆生由之而不知(藕益老人曰主丈卑主丈云)拄
杖子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以主丈卑主丈云)
四月初九

乾會節

結夏上堂紅塵紫陌圓覺伽藍蹊田奪牛平等性智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德山因甚卓牌閙市上堂謝秉拂幹齊教中道於食等著於法亦等審如是也都寺營齋首座秉拂施者受者說者聽者等無有異食即色香味觸法離見聞覺知且如何說箇等底道理擊拂子云前者唱于後者唱喝上堂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作禮祖便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師曰高者下之窪者隆之挨肩不同步携手隔雲泥

上堂聖人無已寮所不已虎齧大蟲蛇吞鼈鼻老僧實語告人直待虛空落地

禱雨上堂有一句子到佘陽燄救渴無一句子到佘水出高原覷著四角六張動著七凹八凸善觀風雲別氣候底便道逢庚則變娶且事無一向擊拂子云菩薩龍王行雨潤遞身向上數重雲

解夏上堂萬里無寸草脚跟不點地出門便是草驕鸞上揚州敢問諸人作麼生行覆擊拂子云點鐵化爲金石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上堂舉龐居士一日雪中攔倒女子靈照去身邊卧士云作什麼照云見翁倒地特來扶起士便起去師曰巨姦易折家賊難防

上堂未會親近早隔大千因風吹火纔有所重便成窠臼順水流舟趙州使得十二時求明日爲百八事國清才子書家富小兒嬌鄭峯敢問諸人今何所務擊拂子云除非自解倒驌驦一生不著隨人後

上堂霜風未老愛景如春空洞絶朕彌滿刹塵今日明日警喜警嗔眞暗把風流賣與人

重陽上堂舉眞淨和尚示衆云九日無白醪飽喰黃粟糕十日有黃菊催人打禾穀五更鐘未鳴鄰雞已數聲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師云眞淨老人貴買賤賣鄭峯則不然九日無白醪紫蕨烹著好今古說登高誰蹈古皇道落葉鼓

真風黃菊說玄要自笑太無端相牽入荒草
上堂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顧禪床
角拂子丈云即此用祖曰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乃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大拄拂子於舊處祖便震威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師云琴工不入滄海不能移其情鵾鵬不馭扶搖不能變其形然則向上一路咄啄猶乖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百鍊龍泉躍入大淵

上堂春雨如膏春雲如鶴春草離々春花灼々騎聲蓋色兮何太乖張毫忽不形兮填溝塞壑直往無前猶欠一著

壽崇節上堂慈深願廣育聖明首出萬國之儀形壽崇功德無能名妙高山色青又青乾會節上堂大統綱宗句輪王髻中珠提持不到意向不及正當乾會九五尊者裏赤心片々去也

揭太虛

結夏上堂禁足護生繼韓盧而責獲克期取證
絆騏驥而使馳若是迷風攫日背負須彌底又
且如何鄭峯縵天網子也要伊透在
上堂舉李翺刺史問僧馬祖有何言句僧云說
即心即佛又說非心非佛史云總過一邊着刺
史又問西堂藏和尚(藏)召云刺史刺史史(去)應喏
藏云鼓角動也師曰夔憐蚿(去)憐蛇總被者僧
暗裏覷破
上堂舉大珠海禪師有座主來參問云座主講
什麼經主云三昧經珠(提起主)云者箇是何三昧
座主罔措珠云老僧住持事繁不能打得伊師
曰當時具他(提起主)云者箇是何三昧向他道早
箇呈似和尚了也
中夏上堂(拈主)云前四十五日已去紅霞穿碧落
後四十五日未至白日繞須彌正當今日上無
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卓一下)云將軍射中南山
虎元是籃田老石頭
上堂舉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曰老

僧只管看師云者僧發此一問大似向致仕宰
相面前說少年登科事一般只如道老僧只管
看又作麼生雖無上馬力猶有殺人心
上堂拈主丈云行不到處行一步拈瓜徹蒂拈說不
到處說一句苦辣連根苦掃盡從前閑佛祖發
機須是千鈞弩擲主下座丈
佛成道上堂拈主丈云大衆黃面老漢雪山六年受
盡凍餓將謂成得箇什麼元來是眼裏著沙不
得便乃指空話空拳塞空阜主丈云千古萬古成
狼藉帶雨梅開濕曉風
應真宗師至上堂律非縛禪非脫胡蝶夢莊周
周公制禮樂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
還會麼一片白雲生嶺上幾回開了又還遮
上堂春色融々花氣濛々六牕俱不鑰當處不
留蹤危欄同倚倩身在寂寥中幾欲全提先漏
洩滑唇黃鳥弄春風
上堂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玉兎西沈金烏
東上便與麼去坐殺閻梨不與麼去走殺上座

北生丈畫一畫云 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佛涅槃上堂鏃土揚塵金剛正體七顛八倒大
寂定門擘拂子云排空煙嶂漆愁色著雨林花
帶淚痕
法喜長老至上堂向上一路啐啄猶乖水乳和
同肝膽楚越南嶽問馬師作麼生巴陵呈雲門
三轉語意在於何遺腹之子無貌於心
上堂見見之時雨洗淡紅桃蓦嫩見非是見風
搖淺碧柳絲輕見猶離見白雲影裏怪石露見
莫能及流水光中古木清莫有知時識節底麼
唱一唱
北磵和尚忌日拈香云鑑本偪強匙挑不上馬
空雲帶補虛空陸地消天翻白浪暗中拈出定
命竿鶻眼鷹睛迷向當老和尚為誰沒齒更穿
鼻從教疑殺天下人
垂寂前六日上堂拈主丈卓下云尋牛須見跡諸人
喫粥喫飯處折旋俯仰處還見跡處跡在牛還
在還見牛麼直饒露迥六地趣亦不去工夫純

熟皓素希奇放行住復由誰鳴咿嗚咿嗚(擲下主丈云)人牛俱不見正是月明時

物初和尚語錄

小參

結夏西天此土多少英靈總被二千年前一則閒公案礙塞直是做一動子不得眼生三角頭峭五嶽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圓覺伽藍入此窠破此窠平等性智驢耳長馬耳短四稜蹋地臭肉來蠅又誰管你鉢盂峯雲合雲開東錢湖水深水淺山僧與麼告報莫有橫點頭底麼(驀拈拄丈下一云)先鋒有作殿後無功 復舉仰山在潙山

坡下牧牛見一僧上山未久即下仰山問云上
座何不且住有甚因緣不契僧云和尚問我名
什麼我答云歸真和尚云真歸何處我答不得
仰云汝更去和尚若問汝真歸何處但道眼裏
耳裏鼻裏者僧如所教山云脫空謾語漢此是
解夏嗚啄不得常自現前擬欲完全翻成兩片
點著便行底撞頭磕額死在平地上八面玲瓏

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更說甚四月十五日結井
底蝦蟇吞却月七月十五日解婁至拳頭如鉢
大冷笑韶陽老古錐利刀剪却令人愛直饒與
麼是汝諸人還免得索飯錢麼（擊拂云）池菡萏紅
遮玉鏡井梧翻碧點銀床　復舉僧問曹山與
麼熱向甚處回避山云向鑊湯爐炭裡回避僧
云只如鑊湯爐炭裡如何回避山云衆苦不能
到師曰荊棘鋒刃叢洞房絲竹裏威鳳何須住
碧梧臥龍終不鑑止水

結夏如來有密語金生麗水迦葉不覆藏五出
昆岡向之則勝蛇繞足背之則彩鳳沖霄不向
不背揚塵播土地關天寬長期短期總是按圖
索馬慈舉到者裏只得撮鹽在火事出急家擊拂
子云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復舉大慈掃地次趙
州問云般若以何爲體州云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
呵々大笑明日趙州掃地次大慈問云般若以
何爲體州放下苕箒呵々大笑便歸方丈師曰
大慈譆而不正趙州正而不譆若是般若體未

夢見在
解夏長期百二十日日是好日竺乾震旦無
限英靈一等遵承佛勅於其中間各有所修各
有所證惟我明州管下慈雲山中禪和子一箇
箇鼻孔遼天眼不掛戶意不停玄吸湖光嚼山
輩七出入沒東倒西擺輥到今日也不妨自在
快活山僧亦不奈他何雖然餬口徹蒂餬差瓠
連根苦　復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
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

台來却往徑山去㠯云明日不得普請師曰或
者道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是則是只如乾
㠯道明日不得普請又作麼生大歎不樹賞
冬至衣穿肘露火冷雲深便與麼去鈍置殺人
放一線開別有通變乾三連坤六斷南斗七北
斗八橫拋竪擲逆行順行直饒鶻眼鷹睛一家
不知一家事鄭㠯今夜抑下威光與諸人相見
去也擊拂子云冬至寒食一百五二十四番花信風
復巢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阿那箇是正眼
濟云大悲千手眼阿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谷
據坐禪床濟問訊云不審谷擬議濟拽谷下禪
床却坐谷便出去師曰非麻谷不足發臨濟之
膏肓非臨濟不能瞍麻谷之敗缺若是正眼那
裏泊在

持鉢抵嘉禾報恩衆請小參嘉禾勝地祐陵
道場溢目風光鴉飛不度丈室內雨華徧地冰
谷發和氣春風賣弄正法眼破砂盆誰敢正眼
覷着老倒持盂越界侵疆故然客聽主裁驀拈主丈

云爭奈隨行拄杖痒時跳阜一下云嶺梅殘雪
後雲鬢未梳時復舉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
是大過患汝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
不見者箇決麼沙云漸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
法未夢見在師曰是則是的立矢集力敵勢均
亦未免困齋慶讚玉几與光孝如何相見喝一
喝下座

承天衆請小參雙峨舉聳來者斫額無門碧玉
盤空應物元無方所寶順主睦逊蓋相應泥牛
吼月木馬嘶風屈摺修羅舞柘枝舜若多神漆
笑屬是即是了也忽若拈出三玄戈甲立定五
位君臣又作麼生抵擬擊拂子云猶握金鞭問歸客
夜深誰共御街行復舉憲宗朝宣鵝湖大
義禪師入內有法師問云欲界無禪六居色界
此土憑何而立名禪義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
不知禪眼無欲法師問云如何是禪鵝湖拈起
拂子空中點一點法師罔措憲宗曰法師講
無限經論只着一點便不奈何師曰持圓逗方

特方逼圓一得一失天鑑昭然
恩豁圓覺衆請小參老倒放憨贏得日求升合
一條官路讓將車子橫推幾處持方逼圓有時
遇貴則賤經思豁鎮過石林關水洩不通處東
閻大開退已讓人時就窠打劫大徹投機之後
見（挈胡子）云快便難逢復舉臨濟訪龍光便云不
展機鋒如何得勝光據坐濟云大善知識豐無
方便光瞪目云嗄臨濟拍手云者老漢今日敗
缺師曰油幢宴坐勍敵何來刀斗分明交緩而
退諸人還見二老麼
小參終
決語

示懋禪人

從上佛祖了無一法與人只貴當人退步就已
摧到無用心處等閑挫著撞著如怒視抉石毒
龍攬海方知佛祖無一法與人往々令時兄弟
不患資之不敏而患不能鈍其敏悋人道不會

便只守目前光境狂機惡覺如蜣螂之抱糞丸
自以爲得不知真箇得底不如是也若是真正
道流具不肯佛祖底氣槩莫道今時途徹便是
虛空也須挨轉七縱八橫大用將去方可爲出
羣種草無忝矣懇禪人資性頴利向此着到來
慈雲三年秋風引興振徧參之錫以求警策老
拙無可道寶祐游九前一日書

示小師清正

行脚得力句未有佛祖時體取早落第二若是
出一叢林入一保社覲纏萬户葛藤討甚分曉
須知正因頴利之士如迦陵脫殼已壓凡羽借
使未得囘地一下其壑堅確志趣自是不同雪峯
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將手巾一条挂在頂上是
處做飯頭執勞不懈觀其初見德山問宗乘中
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和聲便打更與他說箇
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郎當不少雪峯當
下如桶底脫爭奈宗乘中事何直至鼈山雪夜
向巖頭一一供款纂被震威一喝云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則平昔所重處一時不見了連忙叫道今日始是驚山成業道又是誰使之然耶清正曩出蜀而僧於此蓋風緣也一單下版頗卓卓地較諸前時則究宗趣識語脉斯二者皆病也予見今時究宗趣者多作實法商量識機語者踏人脚跡既不作實法商量又不許踏人脚跡當作如何倒斷待汝徧參歸來別有勘處

示勤禪人

牧而致於懶則不知其孰爲人孰爲牛也回視昔時入草搜回徒自扣担帋尺蕪寸繩亦爲長物既到此矣又轉向那邊行覆則垂手之事但有相逢者皆穿其鼻焉直須實到此田地始得江右勤禪人學牧者也嘗墮慈雲一單之數茲來自玉几訪別出示諸老所貽語乃知勤以懶於牧稱因語之曰牧者自牧也不牧則已牧必至於懶方有休歇之場叢林期望爾者在此耳雖然予猶有問焉昔懶安懶於他而勤於牧所以道露迥々地可憐生趣亦不去是終老不牧而

牧也勤若勤於他而懶於牧則蹊田矣若懶於
他又懶於牧且莫說夢便向著裏實覩日看驀
然不見人牛則歸家穩坐真成懶牧矣

須古

舉百丈惟政禪師示衆曰汝等與我開田
我與汝說大義僧云開田了也請和尚說
大義丈行數步展兩手

乾坤雖有作太平本無象赫日正中天去却脩
羅掌

舉麻谷問僧甚處來僧近前云不審谷再
問僧退後云珍重谷近前搊住曰這箇師
僧問著便作佛法祇對僧云大似無眼谷

放手云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谷又拂住
僧掣肘而去谷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
松
自是兵家貴伐謀塵鋒擒敵豈爲優沈沉刁斗
三更月玉帳威行紫塞秋
忽看龍舟曆浪飛鼓聲催促笛聲悲錦標到手
還輕放轉得頭來事已非
舉殃嵫摩羅欲故產難分案
舉臨濟中夏歸省黃檗值看經次濟云我
將謂是箇人元來是箇淹黑豆老和尚住
數日辭去檗曰你破裏來何不終夏了去
濟云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令去臨濟至
中路疑此事却回終夏
故園紅紫自芳菲不在春風著意吹待得征人
重回首枝頭香雪已紛披
舉古德庵主嘗油糊公案
纔是貪他便著他其間半露又全遮只今誰是
傍觀者一笑何勞掛齒牙

舉為山示衆曰仲冬嚴寒年年事畧運推
移事若何仰山又手進前而立為曰我情
知你恁者話不得顧謂香嚴云你又作麼
生嚴云某甲偏恁得者諸為理前話嚴亦
又手進前而立為曰賴遇寂子不會
舉鏡清問僧甚處來僧云三峯清曰夏在
甚處僧云五峯清曰放汝三十棒僧云某
甲過在甚處清曰你為出一叢林入一叢
林
一鼓薰風至自南再行壁月掛蓑衫錦筵公子
方沉醉白雪幽蘭空再三
舉僧問洛浦撥亂乾坤底人師還接否浦
竪起拂子僧云與麼則得遇明君去也浦
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咄哉古基一拭精化作人來要弄人華表未然
先敗也至今無地可容身

舉雪峯一日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
僧便拋下僧擬取峯與一踏遂歸舉似長
生云我今日賠得者僧快生云和尚讃者
僧入浴舉堂拾得峯休去
休論鳳箭射鳥巢看取虛弓落九包收放若爲
逃羿手控弦傍助亦徒勞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
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兩聲不合共交肩毒手纔施報老拳今日上天
同碧落明朝入地共黃泉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曰何
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
山曰寒時寒殺闍梨熱殺闍梨

舉巖頭問僧甚處來僧云西京來頭曰黃
巢過後還收得劒麼僧云收得頭引頸曰
客泛靈槎犯斗牛銀河碧海暗通流崑崙推倒
無依倚萬里長空一樣秋

舉僧云師頭落也頭呵呵大笑僧後到雪

舉乜問曰甚處來僧云巖頭來舉曰有何言句僧舉前話舉打二十棒趁出

賈舟楊旌無大敵看乜身已陷重圍要令奪角衝關去駕與青龍不解解騎

舉仰山因僧來辭山以手畫一畫僧不去仰山又畫一畫僧便去大愚芝和尚曰前一畫後一畫總成兩畫

一畫爲什麼不去後一畫爲什麼却去要會麼前一畫後一畫總成兩畫

飢人貪食良農栗渴漢錯飲蠱家水對面還成千里遥賊人有智過君子

舉吾不見時何見吾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張公壘畔盡桑麻李老園中只種花滿目風光無限好笑呼銀椀酌流霞

舉乾峯示衆曰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穩坐特雲門出衆曰庵內人爲什麼不見庵外事乾峯呵乜大笑

門曰猶是學人疑處擧曰子是什麼心行
門曰也要和尚委悉擧曰始解穩坐
江面無風平似鏡轉頭變態互呈新馮夷駕浪
險難涉漁父撐舟妙若神

與嗣寶國王東劒問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曰師得龕空否祖云已得龕空王曰離生
死否祖云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
我頭祖云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遂斬之
白乳湧高數丈王臂自墮玄沙云大小師
子尊者頭也不能作主寶曰作家君王
天然有在

葉脫風高天地秋長江袞袞只東流行人不折
離亭柳羌笛空吹落日愁

巖巖上座到百丈乞曰有事相借問得麼
巖云幸自非言何須諮諠恁麼則許借問
也巖云更請一甌茶丈曰收得安南又憂
塞北巖擧開胷云與麼與麼丈曰要且難
搆要且難搆巖云知即得知即得

善戰何如善用謀孫吳兵法豈同儔秋風古塞
看形勢一樣邊聲兩樣愁
須古終
佛祖讚偈頌附

出山相

入山去龍章鳳質出山來敗衣敎率更將悟底
分踈添得一塌循淵

補陀大士

海天寥沈海岸孤絕見得親切虛空釘橛怒濤
春碎巖前月

馬郎婦

倩盼動嬋娟常持六萬言金沙灘上月五欲浪
中翻

越王感應大士

海山斬絕海濤春撞海風披拂海雲飄揚仰慧
日之破暗兮誰其迷照觀普門之不鏘兮去不
至方感應道交叵測叵量越國投誠菩提影現
我作是說增金以貢

過水布袋
深則厲淺則揭七十二汀無風浪起
布袋
兜率陀天長汀脅泉澈布袋打開自買選自賣
毗上眉毛敗也敗也
維摩
環堵室十笏地咄哉維摩病在者裏
豐干寒拾
來何處去之(下)何(上)與二子何所期虎視眈々陰颯
凄々
寒山掃地
橫也掃竪也掃七佛之師狼藉不少
拾得收菜滓
一機不副截斷千差瓶瀉妙荅綴齒粘牙何如
在國清寺裏偷佛飯食菜滓
渡蘆達磨
南頭問不善荅北頭去不相合自謂蹈得著全
然沒交涉無枝葉處枝葉縱橫無風波處風波

匾匝

達磨

一花移自西五葉香燦爛奧藥與尋芳紛如蜂
蝶亂地關天寬難圖滋蔓

羅漢

藕竅藏身不形一縷撚播風雲澤徧大地彼其
隱現大小之不同終莫能逃乎應量之器明眼
人前可賤可貴咄

大慧宏智二禪師揖讓圖

載色載笑和氣津々半前落後超軼絶塵瘴面
忽澤兮疾雷將奮犀顱茲霜兮枯木生春腹背
受敵百萬買鄰相見易得好共事難為人

蓮社圖

天運悠悠終與午競從廬阜尋歸處鑿池種藕
擬窓窺西山幾度看懸鼓變酒淵明挽不來貪
佛靈運推不去同盟二九姑置之咄爾而今在
何許

遠法師陸脩靜

一笑相逢悠然意消梵藩籬兮肝膽楚越外形
骸兮鵬鷃逍遥涼襟灑灑兮何須鶴馭之風別
神嗣兮不見虎谿之橋此東林六事之一兮
猶可想見其丰標古不可挽兮不可招火生蓮
花雪長芭蕉

先師北磵和尚教忠仁老請

嗤乞嗤何人斯赤脚繞徧須彌不成伎倆客來
看眼睛定動伏惟伏惟教忠
曾被其毒未知東門之役何以報之

東山源和尚 樵 墨 請

門裏蠱蠱裏毒纔過凌霄峯渾家成不睦指白
爲黑兮質證有頭之寃改調移聲兮唱出無譜
之曲自奉川之富沙以至乎劒池深處兮有誰
共躅何須象骨巖高須知已展不縮韶成九包
至樵唱一變足家私莫隱全封半幅讃之罵之
口啞舌禿

頑空法師

眼頭生角囊裏盛錐駕古轍轍闢坦路達龍藏

忘筌兮揭義天之寥豁麈尾倒擫兮翻辯瀾之
渺彌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非其所是是其所非
發若嘯之韜畧茂老豁之孫枝迫其涅槃後有
借萬象舌兮其誰知之

佛日嵩講師執其要領傳無得明道之
宗圓融具德之宗帝其三昧兮謹一躬之踐履析
傳而大其家聲肅四之皇情掃蜂房蟻垤成大
四法界兮悅九重之爲扶宗之英奎璧其文
方之家羅僧鳳義虎

兮般若愈明金襴其衣兮決道愈榮若夫龍勝
聰宗帝心弘當說而冥當默帝明則所謂百
川匯流帝朝宗滇者也

寒谷暉法師

祖庭力探義天橫截南湖兩華屢踣前刻鼎峙
三觀兮菸蕪元斑區分一乘兮尾閭自泄海闊
山遙難追軌轍雲曖誰尋寒谷春晴宵又耿長
空月

漢章雲法師

悟厚厖慈和笑祥聲在江湖品目儀表衡台學場空假中之列三兮一與三之不立修多羅如標月兮指與月之俱忘門處提撕四花飛揚末老掩光返常寂光此其所以爲栢庭之克家雲公漢章者也

雲谷粹長老小師請

閒如雲虛如谷歲晚一庵湖山千簇師資相忘古靈何必拊背動靜無間茶陵空自趺足一味卷舌冥懷付與松風度曲玉几如此抑揚也是

喚幼作六

芝巖禪師

和氣藹叢芝觸著變荊棘笑把凌霄峯信腳蹈翻直得新昌石佛額頭汗出慈雲峯頂機用縱橫淩空駕虛從其建立高嶺暮天東湖暴六僧、

縣妙筆亦難傳絲毫不動成狼藉咦

照講師

口哆胃厖坐如釘椿戒香逆風孤行凌霜十新受經重其末三主決社持其綱此其所以發毫

端眡冗藏帀樹未世精進幢者也

南澗果法師

氣和色莊襟度洋々雪殘春嶂月午秋江峙凌
霊金碧兮增飛來小衆之帝觀發昔人幽潛兮
來興午咸和之遺芳或見或聞意消心降若夫
奉已淡薄接物慈詳不泥文字不墮平常此所
次爲北峯之克家而於自受用三昧中合乎性
具之宗綱

順蒙法師

癯然容儀軒然作爲古潛清茗珠媚蟾輝筌忘
大部兮半黜不膠名相冥通三觀兮一毫不著
玄微石澗付衣末流著龜山雷山泉兮從教名
攖虚空解講兮其誰知之

山隱居士 作圓頂方袍相

僧之形人之美何所作兮眭衣常披何所說兮
玉塵常揮世情悠悠兮若秋雲之淡舅次子々
兮戀秋月之明其真也靈其施也平六窓自虚
萬象自呈斯何人歟豈不入山林帝隱不濯滄

浪而清者耶

自贊

雙路分爲母陳安人請贊

母儀慈淑閨範持循善行冰雪壽骨松椿雍容堂上令鳳霞儼儼羅列堂下令蘭玉詵詵厚德陰儲令留乎奔藥和氣輯睦令洽乎鄉鄰婉城東之作家令付佛身於等幻秉月上之迅機令應日用而常親若問其中轉身處虛空揣出妙無痕

是境不涉逢緣不借惡人隨順喜人凌跨撥千聖謄語爲畫處山川笑從上發機如巾結兔馬絲糝弗容留虛空生柄欄只令納敗向誰他罵不如自罵

保福溥長老請贊

雲門普千鈞弩驀地一發當陽飲羽寬有頭兮倩有主

法喜涇長老請贊

有準繩無捉摸開口錯商量鐵蕝確確日冷

月熱涇清渭濁昨夜鳳巢生鶯鶯

集福鑑長老請贊

雷轟電馳寸毫尺釐全機大用放下竹篦突出雲門顧鑑咦

明化惟長老請贊

爲無所爲益無所益和氣如春近傍不得有時嶮處少機關拶倒臨濟白拈賊以寃報寃其義不忒

溢首座請贊

穗々穰々顆々纍々昂々強出人前果見垂頭直如劈竹而入罕知其曲圓如走丸而吾常用其方聞說我宗甚奇特當甚多年若箇椿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出語全無碑記考賊不用證贓敢濫稱花未瓜直下兒孫真所謂米盡到糠箇樣觜欽非惟入惡吾亦自惡那堪形之冊青戀之高堂第一分付斷雲付與丙丁收藏覆水自來收不得從教四海沸如湯

西山泳長老請贊

馬空雲蒂補太虛縫雖在窮相乎頭郎要因人
發用等閑撞著箇冤家活脫臨時看拈弄
棲真身長老請棒贊
我無我奈這箇眼得眼話已墮翻轉面皮放人
不過槌碎連城之璧大賊秦人之禍
梨洲飛長老請棒贊
相牽相引自拈自弄賺正因人變滅胡種業在
其中不自知九成韶集舟山鳳
小師清默請贊
貧

直如鉤曲如弦拍盲使去罔測其然不解深詮
強出人前默然兮意傳吏待驢年
小師清泰請贊
貧
警喜警嘆沒頭沒腦道秦時清生風起草等閒
相撞黑漆竹篦劈面來無禪可談三寸舌頭胡
亂掃九百百自不知老禰爲臨濟兒孫頑石
何曾是寶
小師清瑞請贊
貧
蓼兮蓼兮美兮羹兮自把不定人多不悅一味

從空架空知地有何所說養子緣迷子訣六月
炎炎飄瑞雪
偈頌
壽平章秋墅師相
稽首毗盧法身主三身一體圓滿覺殊室利
大智海普賢清淨行願門大慈悲父觀世音信
住行向地等妙五十三位善知識權實擁護天
龍神慈威加被儼在上鑑玆贊祝日行空癸酉
仲秋之八日定光金地產異人自威音前秉正

因向靈山上受記剪髮別優鉢孕奇時一現昴宿騰
精瑞兩間千靈嘉會當其時君臣道合若符
節昇平規模愈持重呼吸變故常鎮浮身徇國
難入重險手扶日黍生民熙熙安襁席嗣皇矜式尊爲師萬彙
仰戴恃爲命佛法流行明盛世持世護法端有
憑二千年後視今日二千年前等無異如來慧
命期永續衆生正信常不斷整頻乾坤大力量
安樂黎庶大福德我此伽藍鄭嶺東釋尊舍利

所鎮臨即茲吉祥殊勝地袞繡光儀立壽祠穰
穰綴侶方儼集鐘鼓梵唄何所祝萬象舌頭悉
稱壽寶塔顯爲舒瑞光昔阿育王造佛塔其數
滿八萬四千一塔該八萬四千八萬四千同一
塔八萬四千妙吉祥八萬四千妙殊勝願均吉
祥與殊勝散作壽域無邊春

題覺心居士轉物軒

兩沼灩寒碧一堂納寬閑高柳逢春新翠展寒
梅露雪清香繁好本栽培常爛熳四序芳馨看

五捻雜華境徧刹塵中十波羅蜜更主伴覺心
隱几隨彷徉六用俱妙無可降蹈趺不語亦不
默篆煙一縷春晝長釋迦老子何所鬼教譚三
百皆方便就中一處最親切轉物不爲物所轉
此堂物々元無殊隨人受用有親疎塵々攝入
大毗盧應笑本來物無轉亦無

人我擔

分人分我謾多端一串黃金鎖骨寒善賈何曾
停死貨明明擔出與人看

示錦屏趙高士
真游誰管客程賒閬苑春風幾度花若會粟中
藏世界寥陽不是玉皇家

性空

萬有俱該等太虛更須拈却趙州無如今若欲
知端的舜井新添頷下鬚

絕詮

虛空講得四花飛大地山河總發機碧眼黃頭
無處覓是中元不動曆攻

日本仙侍者歸國

三應聲中密意通分明飯布裹春風休論親切
不親切巨舶回程至海東

道者復幹接侍

旋營屋子鎖雲山舊日靈泉氣象還但有過門
敎歇去誰云道者少攙關

日者王振齋

信口談天有振齋五行會不涉安排小軒對坐
似無語幾度晴雲過斷厓

賀大淵自資福住白雲
者邊颺下揄谿杓鋤斧又移深處山說與白雲
門外客相逢莫作舊時看

病中送湛侍者之京

示沙彌

維衛芳騰蔓愈滋花花葉葉轉芬披鄭峯酷烈
較些子雲萼翻成鐵蒺藜

示林侍者

點墨如將當已長分明白飯糝椒薑出門相送
都無說堂下秋花自吐香

晦機

舌上雷轟一默間纖塵不動鼓波瀾拈花會上
人無數輸與頭陀一破顏

沙彌付衣

驚嶺將何付飲光十成綿密轉乖張鄭峯慈愛
不恁麼尺線單絲自短長

吳道人求語回庵

東遊何見便還西覓我伽陀要指迷領取庵頭好消息冬蔬經兩翠交畦

小佛事

燈殿主火

識得佛去處燈非日月機先忘正位古殿綠苔生有口如啞有眼如盲正好拌身入火坑

心莊主火

將心來爲汝安家產已遭籍沒覓心了不可得不知身在帝鄉將錯就錯死路活行關角泥牛火裏耕

畫工匠火

究明已躬不間昏晝捱到力盡神疲直下死生關透之後如何辨若多神暗點頭勝熱婆羅開笑口

宗副寺火

智不到處作麼生宗翻轉鐵面具撒却箅子箇窮則變之則通南山燒火北山紅

恭正一上座入塔

指骨云一箇是蘇州恭上座一箇是泉州正上座正者聖諦不爲恭者平欺達磨一等有些骨

助守住翻成死禍拊骨云疊々湖山煙翠鎖

祖剛淨人火

次剛制柔以柔用剛黃梅夜半米盡到糠死眼

忽開本來無物擲下火把云三昧現前臭煙蓬

焞

決疑比丘圓月施財命工鏤板

以塋後學功德報答四恩三有

寶永丙戌（三年）係

下以成流通伏願佛日增輝法輪常轉

寶永丙戌（三年）係

康熙四十五年也

物和漢年契